

我的《青春之歌》

白松青

幼时本性愚顽,无视父母的辛苦,更不懂生存的艰难。

父亲负重前行,一个人累死累活,养活我们兄弟几个,困苦中依然供我念书。但我那会儿不务正业,面对学业吊儿郎当,全然不把心思和精力用在功课上,终日思谋着怎样能挣点外快,攒起来去买自己喜欢的小人书。我还经常跑出去捡铁拾炭,割草养兔,以期换点零钱,并为之沾沾自喜。

闲暇时,经常和同学互换有限的文学作品阅读,冬天趴在奶奶的热炕上,夏天坐在门口的老槐树下,手捧一本闲书专心致志阅读。父母没有什么文化,只要看见我在做完家务后“苦读”就欣喜,有时还主动承担我每天所做的家务,生怕耽误我学习。其实,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读的是闲书。

穷乡僻壤,文学书籍来源有限,却也丰富多彩。一般叫得来名的文学作品都在这个时段浏览过。那会儿上课根本不听老师讲课,只要有闲书就手不释卷,沉浸其中。有一天,父亲到学校公干,老师才实话实说:你儿子每天看闲书,流眼泪……

半大小子了,父母也奈何不得,只要不惹是生非,也就“散养”了,随我去。在他们眼里,反正我也成不了气候,再混一年半载,身体再长长,就可以回村挣工分了。但正是这个时期读的诸多文学作品,在我荒芜迷茫的心田,无意间播下热爱文字的种子,对我的成长和世界观的形成,产生了深刻的影响。

著名作家杨沫先生所著的长篇小说《青春之歌》,就是在这时读的。

读这部作品,让我好多天难以平静,为女主人公林道静的革命热情所鼓舞,为小资产者余永泽的消极思想而痛恨……甚至后悔自己没有生在当年,要不然,我也会为革命奋不顾身的。我深深地记住了书的作者杨沫先生,她成为我崇拜的革命作家。

此后,一晃十多年,生命的轨迹如同一部设计好的现代话剧,依序出场。经历了恢复高考、改革开放、发展经济……视野也随之拓宽了。后来得知,作家杨沫和著名的电影演员白杨居然是亲姐妹。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,虽然与作家杨沫未曾见面,却和杨沫先生的女儿、作家马徐然老师有了一次交集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期,我在本省一所大学上学,马老师在北京文联下属的一个杂志社任职,她要前来我们学校采访,我作为服务人员之一,负责接待。我了解到马老师曾写过不少作品,在业界颇具名气,作为一名在校的“文学青年”,心情自然激动不已。

火车站接上马老师,一位中等身材、年龄约50多岁、精明干练的女同志。回到学校附近,陪同她吃了早餐,上午进行采访。一天的接触,感受到马老师的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。闲暇时,谈到她母亲的《青春之歌》。我把自己的习作也让她简单过目,马老师对我进行了鼓励。临别,她还给我布置下“任务”,让我参与撰写一篇关于校园生活的报告文学。为完成这一命题,学校放假了,我还在宿舍伏案写作,经过马老师润色,文字还算可以。

时光荏苒。从学校毕业后,我走上了文字工作岗位,直至退休。前几天,赋闲在家,收拾旧物,突然发现30多年前马徐然老师给我写的一封信,曾经的往事扑面而来,青春之歌缓缓回响,感慨老一辈文人海人不倦的职业素养,令人终生难忘。

儿时的端午节,仿佛从未走远。

对于我们这些顽童,只有看到母亲从街市里称回青色的粽叶,嗅到那淡淡的香味时,才知晓吃粽子的时节要来了。

端午节的前几日,母亲便腾出几个大瓷盆,用清水浸泡糯米和粽叶及大枣。粽叶鲜绿欲滴,糯米如珍珠般白净,血色的大枣艳美如新娘子的红唇。

端午节的早晨,母亲会将一个五彩丝线编就的香包放在我兜里,用以辟邪。出去玩耍时,家家户户的大门上,不约而同都挂了一束艾草。

早饭后,邻居几位阿姨不约而至,洗手捋袖,屋里顿时热闹起来。粽叶在她们的手中翻腾折转,瞬间变成一个漏斗形的碧青外套,填满糯米和红枣后,用棉线一绕一系,一个牛头状的粽子便包好了。她们一边包粽子,一边唠家常,时而还爆发出明快的笑声。

孩子们在户外疯玩,待到肚子打鸣时,想起今天有粽子吃,才纷纷喊着“各回各家,狼吃尾巴”疯跑回家。一进院子,浓浓的粽香夹着甜甜的米香迎面而来。炉火上,煮粽子的大锅发出老牛饮水般的咕嘟声,母亲揭

步履匆匆间

张 芳

早上6点被闹钟叫醒,起床、洗漱、热牛奶,顺手把手机里的端午放假通知转发到家族群。这大概是多数中年人的日常——在工作、家庭的缝隙里,节日不过是日历上一个提醒换休的标记。

直到偶然点开电影《端午之夏》,才发现遗落在时光里的,远不止是记忆中的粽香。雷佳音饰演的陈昊像极了身边那些打拼的中年人,西装革履下藏着疲惫,觥筹交错间裹着迷茫。他站在城市高楼间的孤独身影,让我想起年轻时为工作奔忙的自己。直到镜头切回端午的乡村,江疏影饰演的苏瑶递来一碗冒着热气的艾草茶,随后是包粽子时翻飞的粽叶、邻里围坐的欢声笑语,突然就懂了,我们兜兜转转寻找的答案,一直藏在被遗忘的旧时光里。

电影最打动我的,是那些精心还原的端午细节。苏瑶教陈昊把粽叶折成漏斗状,糯米裹着红枣的模样,和当年母亲教我的手法分毫不差。在北方,虽然少有龙舟竞渡,但端午的仪式感同样浓厚:屋檐下挂着的艾草在风中轻轻摇晃,母亲总爱把五彩绳系在我手腕上,说能辟邪祈福;家家户户门窗上插着艾草,混着刚出锅粽子的香气,在巷子里飘得老远。

人到中年,看惯了生活的跌宕,却在琐碎的烟火气里红了眼眶。影片映照现实:乡村的端午节依然冷清,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。但当主角从笨拙到熟练地包起粽子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技能的习得,更是文化记忆的复苏。陈昊和苏瑶在灶台前的拌嘴,老人们围坐包粽子时的絮叨,这些平淡的日常,何尝不是最珍贵的宝藏?就像我每年雷打不动地包粽子,与其说是习俗,不如说是想

儿时端阳日

裴小军

开锅盖,用箬篱捞出粽子,不紧不慢地堆了几大碗。

我便知道任务来了。依母亲的嘱咐,风一般将粽子分送到刚才帮忙的阿姨家里。

那时候,邻居家吃个稀罕的,诸如油糕、粽子、饺子,乃至于煮了玉米、做了凉粉、蒸了莜面鱼鱼,都要相互赠送一碗尝尝。我们这些孩子就成了彼时的“快递小哥”,东家西家乐此不疲地跑来跑去。我捧去的碗通常也不会空着返回,里面满满装着邻居家回赠的粽子。

剥好的粽子盛在碗里,再撒上一把白糖或者红糖,香甜可口,美气得很。那时候的小孩,能够偶尔尝到糖的滋味,已是一种节日的礼遇。

上学后,方知端午节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日子,这让人不由得对端午节多了几分敬畏。



守住与父母、与故乡的那点牵绊。

影片中,现代工业生产的标准化粽子与传统手工粽子并置的场景,直观地让观众感受到文化商品化带来的异化。流水线上整齐划一的粽子,失去了手工制作过程中的情感投入,变成了纯粹的商品。在效率至上的时代,所谓的仪式感,常被简化为可供消费的奇观。这种对比无声地质问着我们,当用便利取代传统仪式感后,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,又得到了什么?

电影开场那个长达3分钟的静止镜头中,一条没有龙舟的平静河流,杂草丛生的河岸,几根半浸在水中的腐朽木桩,已然道尽了整个故事的忧伤内核。这不是一部关于端午节习俗的怀旧之作,而是一则关于时间如何冲刷记忆、又如何被记忆反噬的现代寓言。

手机屏幕又亮了,是父亲发来的语音:“今年端午回来包粽子吗?新买了粽叶。”听着这期待的声音,心头蓦地一紧,眼睛突然就有些发烫。原来我们怀念的何止是一个节日,更是那些被时光稀释的纯真、被忙碌辜负的温情。这个端午,或许该停下匆匆的脚步,回到那个飘满粽香的小院,重拾那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牵挂与温暖,不再辜负那小心翼翼又充满期待的问询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